

# 沧桑巨变姚坊门

□南京 王霞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一个春寒未褪的深夜。我在绿皮火车中,窗外是漆黑的夜。随着一盏一盏的红黄灯盏一明一暗低低地闪过,一句诗词在我脑海中循环往复:一桥飞跃南北,天堑变通途。

火车即将驶过长江大桥。过了桥就到了我此行要抵达的终点。

南京车站灯火明亮。天亮后,一辆接站的车一路向东,一会儿临山,一会儿小集镇,再一会儿是农舍错落,再后来才有了农田。我沿着路边的农田和农舍,心生诧异。我分到的是一个中央部属企业,怎么会到农村?正恍惚间,又穿过一段热闹些的街道,然后车子左拐上坡,就停在两座楼之间。

接待我的是公司教育处的领导。他介绍说,这里是南京市栖霞区尧化乡的高庙,我们公司的办公基地和生活区就在这里了。新建的公司生活区,一片40多幢5层高楼,在周围的农舍中,很是傲娇。出生活区北大门就是山坡,有池塘、农舍、果林,还有一畦畦的菜地,一派乡野风光。东门出去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火车站。出南门外下坡右拐,走上20多分钟,就是这

附近最热闹的地方:一个有邮局有商店有银行的地方,叫尧化镇。

尧化门又名姚坊门,为南京明城墙外郭城的十八座城门之一,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。姚坊门有外瓮城一座,城门及瓮城由城砖砌就,两侧城墙用泥土堆筑,俗称“土城头”。清末英国人修筑铁路时拆除姚坊门,而尧化门之名沿用至今。

从那个春天算起,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由当初的异乡客成为今天的门里乡亲。我看着她由城郊结合部的凌乱、破旧,到今天的繁华通达;我见证了它的壮大,也融入了它博大温暖的怀抱,感受它的华丽蜕变,和这里的10万人口一起享受着这块土地给人们带来的福泽。

熟悉的尧石二村,就是我当年落足的中石化二公司生活区,我曾居住了近二十年。这个小区现在看起来虽小,当年却是功能齐全: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、商店……走过这些安静的街道,耳边似乎听到当年孩子们奔跑游戏的声音。而我在最好的年华度过的工作单位,原公司附属学校——二公司子弟学校,早已划归为栖霞区教育局,搬迁到崭新的校区,我也彻底成为尧化的居民。

我似乎觉得,我和这个学校、这个小区,就像是一滴水,渐渐融入尧化这口明净的池塘。

让尧化居民们自豪的还有新设的市民公园:大气的聚宝山公园、幽静秀丽的太平山公园,历史气息浓郁的姚坊门遗址公园……勤劳的尧化人,在辛苦的工作之余,走入大自然的怀抱,尽享生活的愉快。一年四季春花秋树,我在朋友圈晒出的美景,常常获得无数点赞。

在我眼中能超越于美丽的公园的,只有图书馆了。家门口的图书馆,那宽敞的借阅大厅灯光明亮,四季温度如春。有圈椅、书桌,还有温馨的沙发组合,先进的自动借还书设备,有声阅读室,数字化阅读室,一架架琳琅满目的书籍。

我常常带上一杯咖啡,在这里一呆一个下午。书香中偶一抬头,阔大的落地窗外,阳光或微雨,春花繁茂或秋叶飘零,总是让人怦然心动。

时间总是在摧毁一些什么的同时,又建立一些什么。尧化门所独具的厚道的包容,安顿了一颗漂泊的心。

## 陈叔养猪

□高邮 姚正安

陈叔是我岳父的弟弟,今年70多岁。早年是远近闻名的木匠,八仙桌合角斗榫,三门橱五斗橱周周正正,建房造屋水桶板辙更是手到擒来。随着家具工业化以及年岁的增长,丢下了斧头凿子,回归农田。

家里承包了10来亩责任田,门前还有亩把田旱地,种植山芋芋头萝卜青菜。陈婶帮衬着陈叔种地,有条不紊。

儿子一家三口在苏南某地开了一家修脚店。三年前,陈婶因为儿子的生意做大了,到儿子那边烧饭。家里一摊子事全扔给了陈叔。

陈叔家里家外没有闲时,有时连嘴都顾不上。蔬菜是自家种的,荤菜都是嫁在邻县的女儿隔三差五地送来的。陈叔喝上酒,拖上肉,什么苦啊累的都忘了。

我们曾劝陈叔转包些田给种养大户,陈叔像触电般反应:“瞎说,这田怎么能转呢,一家老小的粮油全靠它,我和你婶子的生活也靠它,再说了,我身体好好的,不能天天晒太阳,扒脚丫吧。”

陈叔生得小巧,腰有点哈,耳

朵也不管事,但整天乐乐呵呵的,全没有劳苦的窘态。

陈叔的门前是盐邵河,屋旁是盐邵河的支流,风景好,浇地方便。

今年春三月,去岳母家。岳母告诉我,你叔叔又养猪了。我先是一惊,农村里还有哪家养猪呀?转念一想,养猪是农民的传统养殖项目,不用说,陈叔这代人经历过。

我仅担心陈叔忙不过来,并没有觉得陈叔养猪是件大不了的事。岳母也许感觉到了我的想法,有点神秘地告诉我:你叔叔养猪可与你小时候看到的养猪不同了。

养猪还能有什么特别之处?我好奇,也不相信。再次去岳母家,我专门看了陈叔家的猪圈。

猪圈大异于前,是人字头的小房子,封闭的,而不是敞开式的。我是盛夏去的,走近猪舍,没有异味。窗户装了纱窗,透过窗户,让我吃了一惊,里面有蚊香,有电扇,还有喷淋的水龙头。面积十平方的猪舍,养着两头黑猪,长身短嘴,通体干净,毛色发亮,肥嘟嘟的,非常可爱。

一旁的陈叔介绍,他喂的都是青饲料、稻糠和麸皮等,不用饲料厂生产的饲料,连别人送的山芋藤也不要,怕人家打了药水。猪子食用的都是自己家里生产的,不用药,化肥也很少用。

我在猪舍周边看了看,陈叔还专门建了一个化粪池。陈叔像导游似的给我解说,用处理的猪脚肥种植大麦、蔬菜以及青饲料,再用这些喂养猪。我想,这种猪肉不会有毒害,而且一定好吃。

陈叔提醒我,外面的猪肉不能吃啊,养四五月,就有二三百斤,用的全是激素。说着,陈叔兴奋起来,声音大大地告诉我:我这个猪啊,至少养八个月,也只有二百斤不到,养到家里,和几十年前养的猪一样。到年底,宰杀了,家里人分分,不要钱。到时候送点给你们。

陈叔耳朵不灵光,生怕我听不到,也许耳背者都是这种心理。我暗暗发笑。

陈叔辛辛苦苦花大本钱把猪养大,怎能不给钱呢,而且,这样的猪肉不是给钱就能买到的。

## 一截铅笔头

□南京 吉卫明

熟人说他家孩子参赛获奖,我说我有个故事,保证你笑岔气。

我女儿和侄女六七岁时就开始参加各种书画比赛活动了,她们还经常一起去看展览,看大人的也看孩子的作品展,看古人的也看现代人的作品展。看展览是拓展视野,了解书画界的当前和过去,既是汲取营养,也可作自我鞭策。她们参展的次数多了,获奖的次数也多,证书一摞子。特别是中日韩和中日的少儿书画大奖赛的金奖证书,让孩子们看了又看,很珍惜。

侄女想得很远,说她成名了,将把她爷爷的画带到巴黎的卢浮宫去办展览,爷爷听了特开心,说指望孙女哪。她傲气地保证:一定会!

两个孩子的作品不仅有证书、有画册,还登过报纸。有一次,侄女参加中日的少儿书画比赛得金奖的同时,居然还得了一件奖品!她邀请我们一家去看奖品。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屏声静气的时刻。

奖品拿回来了,就放在桌子上,孩子们和家长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约比巴掌大些的精美盒子,打开一层,还有一层,打开一层,还有一层,打开一层,还有一层,每一层的包装盒做工都很精致,完全可以视其为工艺品,第四层已经很小了,因而神秘度也最高,慢慢打开它,两个孩子已经站到椅子上,头靠在了一起,挡在了包装盒的上方,严重影响到别人的视线。侄女他爸忽然又将这最后一层盒

盖合上,叫大家猜里面装的是啥?还能是啥,金牌!侄女说。小金牌!我女儿说。大概就是个镀金的纪念章吧?大人们这样想。

快点打开呀!侄女有点着急了。她爸仍然不紧不慢,动作上更加小心翼翼。哟,有一个锦布包,好漂亮啊!欢喜的心情洋溢在大家的脸上,看结果的心情更急切了。

啊哟!在结果面前,大家愣了一下,忽然都发出了这样的惊叹,也不是惊叹,是意想不到的惊呼。啊哟!侄女即刻瘪了。因为那个奖品居然是一截厘米级的铅笔头!

这个故事我经常讲。讲着讲着,我也渐渐领悟了:学一行就要坚持到底,还要有勤俭节约的精神,有奢侈心的人,学业上走不远。

## “温”橙汁

□南京 谢文龙

吃过晚饭,我走进厨房,拿出前两天买回来的新鲜橙子准备榨汁给父母亲喝。他们白天刚从老家过来,一路舟车劳顿,略显疲惫,于是就想给他们补充一点维生素。我知道,平时他们在老家是舍不得花钱买水果吃的,更不用说榨汁这样“浪费”了。

父母亲在客厅里跟爱人孩子开心地聊天。说到今年的收成,母亲非常骄傲,她说今年的粮食收成好,卖水稻就卖了6000多块钱,以前我给他们办的养老金每个月也能拿到1000多块,这日子越过越有劲了。言下之意是他们还没老,让我们不要为他们担心。儿子听奶奶说完,连忙说道:爷爷奶奶,你们都70岁了,不能做体力活,缺钱用就让我爸爸给。母亲一听这话更开心了,连夸孩子孝顺。

当我把橙汁端给父母时,母亲连声说不喝不喝。开始我以为她是省给孩子喝,我说榨得多,你跟父亲一人一杯,孩子也有。母亲还是坚持说不喝,在我再三追问下,母亲才说他们胃不好,不能喝冷的。

母亲这一说,让我想起来父母为了我和哥哥长大成人付出的辛劳。从小家里穷,每年刚打下的粮食除了上缴、留口粮,还要还爷爷

当年欠集体的账,又要供我和哥哥上学,这么多的开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父亲成天早出晚归跑运输,饱一顿饥一顿、热一顿凉一顿,很少按时按点吃上饭。母亲忙完农田还要忙家务,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种蔬菜、搞养殖。记得上学时,每天放晚自习回家,不管刮风下雨,还是严寒冬日,母亲都要从床上起来给我们做夜餐。他们长年早贪黑、没日没夜地操劳,肠胃都不怎么好。

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,孩子连忙端起橙汁,跑进了厨房。只见他把装有橙汁的杯子放到了一个小盆里,然后往盆里倒了接近杯口的开水。看到他用开水温起了橙汁,我既吃惊又高兴,感觉才十四岁的他突然懂事了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转,他说那样加热橙汁会变味。孩子一边温橙汁,一边跟我母亲说:奶奶,你们以后在家也可以这样做,这样你们就能喝上新鲜的果汁,补充了维生素,身体就会好。一席话,听得父母亲又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十分钟后,孩子把两杯橙汁端给了父母。喝下一口,母亲说:一点不凉,这橙汁真甜,真好喝!父亲在一旁也不住地点头。

## 一张旧船票

□启东 沈晖

这是一张四十年前启东港至上海的旧船票。

记得那年冬天,上海的姨妈来信告诉我,她已给我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,希望我有空就去拿。接到姨妈来信,我高兴得一蹦多高。11月1日上午,我就骑车50里赶往老启东港码头,花1.75元买了一张第二天去上海的五等舱船票,待我匆匆返回时,已是晚烟四起,夜幕来临。

翌日天刚蒙蒙亮,我就拿着赤豆、蚕豆和1只老母鸡,坐上我哥的自行车直奔启东港。这时,村庄四周静悄悄的,星空下弥漫着薄薄的雾气,广袤无垠的农田淡霜遍野。我和哥轮换蹬车急急赶路,直至9点才来到港口。

只见江面上一艘东方红408号客轮喘着粗气,团团黑烟飘向天空。候船室里的旅客们已经排着长队,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检票,我急忙奔过去,随着人群挤上轮船。

五等舱就是普通舱,大多数旅客席地而坐。这些来自启东、海门的带着农副产品,如成捆的山药与小布袋分别装着赤豆、蚕豆,编织袋里跳动的是草鱼、还有竹篮里是绑着“咯咯咯”叫的老母鸡。船舱里人们有说笑的,抽烟的,丢橘皮、丢烟头的,吐痰的、还有母鸡拉屎的,舱内真是乌烟瘴气、一片狼藉。

登上甲板使我心旷神怡。这时江面上淡雾尚未消褪,一轮红日跃出海面,江水波光粼粼,成群的海鸥围着轮船扑扇着翅膀,翻转觅食。

到了午餐时间,虽说船上餐厅也算便宜,1客饭三角钱,1只肉包五分钱,但那时人们经济并不富

裕,大部分人中饭自备,坐在那里吃煎饼的、吃煮鸡蛋的,还有的是啃着冷馒头的。

吃好中饭,我来到甲板,突然天空乌云遮天蔽日,江面上风急浪高,船员们正在甲板上拉绳盖篷,叫我到舱里去,可我从小顽皮惯了,随着轮船上下颠簸,还真有点依依不舍呢。

大家在船舱里老是坐着,难免有些腰酸背疼,正当大家感觉无聊时,不知谁先提起电视剧《楚留香》,于是大家七嘴八舌、船舱里顿时热闹起来。

船在江面上大约颠簸了八个小时,窗外也风停雨霁。

“哎,吴淞到了!”不知谁喊了一声,大家急忙靠近船窗。只见天空明月高挂、江滩华灯初上,鸣着汽笛的大货轮在江面上穿梭不绝,船上五彩缤纷的彩灯倒映在水中五光十色,变幻莫测,可有“天接云海连晓雾,星河欲转千帆舞”之感,怪不得人们都说“进了吴淞,忘了祖宗”。

客轮终于鸣着汽笛渐渐靠向码头,这时船舱里出现一阵躁动,肩背手提的纷纷涌向舱口。岸上成群接客人的呼唤声与下船的旅客应答声此起彼伏。我的表弟也在出口处挥手招呼着。

在上海玩了两天,我告别姨妈他们一家人,坐上客船回启东。谁知第二天凌晨到达启东时恰遇大雨,几经周折赶回家中已淋得浑身湿透。

如今,随着崇启大桥的开通,从启东乘坐大巴赴沪只需2个小时,朝去晚归、十分便捷,那次长途之旅也就成了永久的记忆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7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